

东野圭吾

# 祈祷 落幕时

渴望幸福的祈祷——重又——重，  
终有落幕之时。

# 祈祷 落幕时

[日] 东野圭吾 著  
代珂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祈祷落幕时/[日]东野圭吾著;代珂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5.1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7469-2

I. ①祈… II. ①东…②代…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194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4-145

《INORI NO MAKU GA ORIRU TOKI》

© Keigo Higashino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 祈祷落幕时

[日]东野圭吾 著  
代珂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史 诗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9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469-2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时隔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宫本康代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的事。那是刚九月的时候，在秋保温泉经营一家旅馆的女性朋友打来电话，问是否可以替她帮一个女人安排工作。

朋友说，那个女人是看到招聘广告后找到她那里去的。可她没有服务员的工作经验，又不算年轻，实在无法雇用，只是让她回去又有些于心不忍。

“她刚和丈夫离婚，现在还居无定所呢。她之所以会来仙台，据说是以前来旅行的时候觉得这里很美，心想以后如果能在这里生活就好了。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挺老实的，是个不错的人，而且还是个美女呢。我问过她，她好像有一点夜总会陪酒的经验，所以我就想，不知道你那里缺不缺人呢？”

朋友说，女人已经三十六岁了，但看上去十分年轻。

那就先见一下也无妨，康代想。康代经营着一家小料理店和一家小酒吧，可前阵子在小酒吧上班的女孩子结婚了，现在只孤零零地剩一个头发花白的调酒师，她正想着该怎么办。而且朋友的眼光不会错。

“知道了。总之，先让她过来吧。”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在那家还没开始营业的小酒吧里，康代见到了那个女人。正如朋友所说，是个脸庞圆润的美女。三十六岁的年纪正好比康代小十岁，可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年轻，化完妆后应该更美。

女人说她叫田岛百合子。因为以前一直住在东京，她的口音很标准。

所谓陪酒的经验还是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据说是在新宿的夜总会做过两年。因为父亲在一场事故中去世了，光靠体弱多病的母亲做临时工的那点工资实在无法生活。后来因为结婚便辞了那份工作，没过几年母亲也病死了。

她的话虽然不多，但问题都能直截了当地回答，措辞也很得体，应该是个聪明人吧。说话时能够正视对方的眼睛这一点也令康代很满意。面部表情虽然缺少变化，但还不到阴郁的地步。搞不好在男性客人看来，这正是一种忧伤的美呢。

康代决定先试用一个星期，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让她走就好。不过康代觉得，她应该可以做得不错。

问题是她还没有住处。她的行李只有两个略微有些大的包。

“你离开丈夫，接下来到底打算如何生活呢？”

康代随口一问，百合子却表情沉痛地低下头，小声应了一句“不好意思”。接着，她说：“除了离开那个家，我没有任何打算。”

应该是十分沉重的难言之隐吧，康代这样想着，没有再追问。

康代一个人住在国见丘的一所独门独户的风子里。早逝的丈夫将这所房子和店面一起留给了她。他们当初正打算要小孩，导致现在多出了两个房间。康代决定让田岛百合子住进其中一间。

“等你正式在我这里工作后再一起去找房子吧。我还有房地产公司的朋友。”

康代说完，百合子热泪盈眶地不住鞠躬道：“谢谢，我会努力的。”

就这样，百合子开始了在康代的店“Seven”的工作。而且康代的直觉没有错，她做得很好。客人们对她的评价近乎完美。

康代去看店时，白发调酒师如此对她耳语道：“真是捡了大便宜啦，小康。自从百合子来了，店里的氛围就不一样了。她虽然并不怎么能说会道，但是只要她在，店里就平添不少韵味。怎么看她都像是雾里看花，让人觉得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所保留又让人觉得有机可乘的感觉也是恰到好处。她绝对可以用。”

不用他说，康代也明白店里的气氛变好了。没过多康代就决定正式雇她。

按照约定，两人开始一起去找房子。看了几家之后，百合子选择了宫城野区荻野町的一个房间。那是个铺了榻榻米的日式房间，似乎正是这一点中了她的意。康代于是顺便做了她的担保人。

那之后，百合子勤恳的工作态度也一直没改变。熟客越来越多，店里总是一片热闹的样子。其中当然不乏专门为她而来的客人，但是百合子受他们欺负或者卷进什么麻烦之类的事却从未发生过。或许是年轻时的陪酒经验起了作用吧。

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整体很好，店里的经营一直很稳定，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其间百合子似乎也完全融入了仙台这座城市。

但有一件事却让康代一直放心不下。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两人之间也逐渐聊起各种话题，但她总感觉到百合子并没有真正地向她敞开心扉。不只是对康代，不管对谁，百合子似乎都没有流露出真实的一面。康代明白这正是百合子的魅力所在，也是店里生意兴旺的原因之一，这让她的内心有些矛盾。

关于离婚的原因，百合子似乎并不打算多说。康代原以为是丈夫

出轨，但百合子明确地否定道“那并不是原因”。接着，她这样继续道：“是我不好。我不配。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

她提起自己有孩子的事，这是第一次。再问过后她说那是个男孩，离婚的时候他十二岁。

“那应该很不好受吧。你不想再见他吗？”康代问。

百合子的脸上浮出一抹寂寞的笑容。“我没有想见他的资格。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事。说到底还是没有缘分，我和那个孩子。”

康代试探着问能否让她看看孩子的照片，百合子摇了摇头。她说自己一张都没有。“如果带着那样的东西，我永远都没办法忘记。”说这句话时，百合子的眼睛里闪烁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坚韧。

真是过分执着、自我要求严苛的女人。或许夫妻生活出现问题，也是因为她如此的性格吧，康代这样想。

那之后的时间仍旧不停流逝，当百合子在 Seven 工作超过了十个年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和一名客人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寻常。

百合子管那名客人叫“绵部先生”，康代也曾在店里见过他好几次。他总是坐在吧台一角，一边啜饮着稀释得很淡的烧酒，一边读着娱乐杂志或者戴着耳机听广播。年纪大概五十过半，中等身材，或许是因为从事体力劳动，手臂上的肌肉很结实。

康代从两人的表情上就看出他们的关系不一般，便试着跟百合子确认。而她则如少女一般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承认了跟绵部之间的关系。只要来到店里，他就会一直留到最后，她似乎早就注意到了他的那份情意，最终也对他生了爱意。

百合子向康代道歉：“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这不是很好嘛。我啊，也一直觉得百合子应该这

样才好。对方有家庭吗？没有吧？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啦。不如干脆结婚吧？”

对于这样的催促，百合子却没有附和。她只是轻微地摇头道，那不会。

之后，两人的关系似乎一直持续着，可康代没有深究，因为百合子不愿多谈。似乎那个姓绵部的男人也有一言难尽的隐情。

绵部的身影终于没有再出现在店里。康代去问百合子，说是因为工作关系调去了很远的地方。他的工作跟电力建设相关，需要去各种地方出差。

百合子的情况出现异常，就是在那段时间。她声称身体不好，请假休息的次数开始变多。关于病情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说有些发烧，有时候说全身无力。

“该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不如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康代再怎么问，她也只是回答“没关系”。确实，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开始正常地上班，如同以往一样到店里勤恳地工作。

没过多久，绵部也回到了仙台，这才让康代松了口气。她觉得，百合子身体出现状况肯定是因为忽然间一个人生活太孤独了。

就这样，又过去了好几年。泡沫时代的好光景一去不复返，康代的店面也面临无法继续经营的窘境。虽然现在拼的是味道和价格，可竞争对手也变多了。康代的小料理店旁边竟然开了两家牛舌料理店。本来就只有这么一点客人，他们到底想怎么样？康代不禁有去跟他们理论的冲动。

小酒吧 Seven 也不顺起来。百合子的身体状况又变得不好，开始经常休假。终于她找到康代说想辞职。“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店里添麻烦。我也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请您另外再雇一个人吧。”她说着，鞠了



个躬。

“说的什么话。Seven是靠你一人撑到现在的，身体不好多休息就是。给我好好地去治，我会一直等你的。虽然有可能找人顶替你，但那也只是暂时顶替。另外，你有没有好好地吃东西？怎么瘦成这样……”

实际上，百合子已经瘦到叫人不忍直视的地步。脸颊瘪了，下巴尖了，曾经圆润的脸庞已消失不见。

“嗯，没事。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她的声音很消沉。虽然一直以来她都不怎么表露真实感情，可如今脸上的表情更加麻木了。

“绵部现在怎么样了？”康代想起便问道。百合子回答说“又因为工作关系去了远方”。康代觉得，这样一来她怕是更没精神了。

就这样，百合子开始了长期休假。那段时间里，康代奔波于两家店之间，却忙里偷闲地给她打电话，有时也去她家里看望。

百合子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很多时候她都躺在床上，看上去也没有好好进食。问她有没有去医院，她回答说“去是去了，但医生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

康代一直觉得要尽快带她去像样的医院好好看看，可是为工作所迫，时间怎么也抽不出来，回过神来时已将近年底。来到户外，因寒气而不由得缩起脖子的日子多了起来，一年又要过去了。

那个午后，天空飘起了小雪。等到雪积起来，就算是正常人出门都会不便。康代担心百合子的情况，于是打去电话，却没打通。铃声一直在响，但始终没人来接。

康代忽然间感到不安。她裹上一件带帽子的羽绒外套，穿上靴子便走出家门。百合子从一开始住进荻野町那所房子之后便没有搬过家。

那是一栋两层小楼，共八个房间，百合子的房间在二楼最里面。康代站到门前按响了门铃，却没有人应。邮筒里塞满了广告册和传单。看到那些东西，康代更加烦躁不安。她再次打起电话。但接下来的瞬间，她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因为她听到了从门后传来的手机铃声。

康代敲起门来。“百合子，百合子，你在家吗？回答我一声啊。”但是房间里却没有人走动的声音。她试着去拧门把手，是锁着的。

康代冲下楼梯，环视四周看到楼房墙壁上挂着房地产公司的广告牌，于是按起手机。大约三十分钟后，康代和房地产公司的人一起进入了百合子的房间。门打开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倒在厨房里的百合子。康代拽下靴子，呼喊着她的名字冲了上去，将她抱在怀里。她的身体冰冷僵硬，而且出人意料的轻而纤细，如蜡一般苍白的脸上像是挂着一丝微笑。

康代放声痛哭。

不一会儿警察就到了，搬出了田岛百合子的遗体。因为是作为非正常死亡处理，似乎还有可能要送去解剖。康代听到后，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没事，我们一定会做好复原处理后再归还的。”身着西服的警察解释道，“而且我看很可能都没有解剖的必要了。房间并不混乱，所以不可能是谋杀，说是自杀也有些勉强。”

康代也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讯问，问的主要是她跟百合子的关系以及发现遗体的经过之类。

“也就是说，她没有其他亲人？”听完她的话，警察问道。

“我是这样听说的。她跟前夫还有一个儿子，但他们肯定没有联系。”

“她儿子的地址呢？”

“我不知道。我想百合子自己也不知道。”

“这样啊，麻烦啊。”警察小声道。

百合子的遗体第二天就被送了回来，看上去最终并没有进行解剖。

“从死亡到尸体被发现已经过了两天。做了血液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很可能是心力衰竭，这是医生的看法，他怀疑死者的心脏机能一直有问题。”

听了警察的话，康代被深深的悔恨包围。早该带她去做更细致的体检。

康代觉得要替她举行葬礼，哪怕形式简单些，于是独自开始了准备。首先必须要通知的就是绵部。百合子的手机已经被警察还了回来，于是康代便翻起了通讯录。里面的名字比她预想的还要少。康代的手机号码和家里的电话、料理店、Seven、常去的美容院、十几个熟识的客人，大概就这么多了。看通话记录，最近的两个星期里，百合子并没有主动给谁打过电话，来电记录也只有康代而已。

百合子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究竟是被多么深沉的孤独包围啊，康代光是想象便不住地颤抖。跟谁都不见面，跟谁都不交谈，独自倒在厨房冰冷的地上时，闪过她脑海的会是怎样的画面呢？是她爱的男人，还是她仅有的儿子呢……

通讯录 W 开头的那栏里有“绵部”这个姓，康代这才知道他的姓写成汉字时是这样。原先她一直以为是“渡部”<sup>①</sup>。

康代试着用百合子的手机拨了号码。她觉得如果是不认识的号码，或许对方会有所警惕。

---

① 日语中这两个姓的发音都是 watabe。

电话很快便通了。“喂。”康代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啊……绵部先生？”

“是我……”应该是康代的声音跟百合子的声音差别太大吧，对方表现出一丝警觉。

“不好意思，我姓宫本，是仙台 Seven 酒吧的，还记得吗？”

短暂的沉默之后，对方“啊”了一声，又问道：“是百合子有什么事吗？”

“是的。那个，请冷静地听我说。”康代舔了舔嘴唇，深呼吸之后继续说道，“百合子，她去世了。”

康代听见了粗重的喘息声。绵部和百合子一样，也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但这种时候应该也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吧。又或许因为打击太大，反而仍是面无表情？

她听到对方清了清嗓子，用压抑的声音问道：“什么时候？”

“我昨天发现的遗体。但是警察说，死亡时间应该再往前推两天。死因是心力衰竭……”

“这样啊，真是给您添麻烦了。”绵部平淡的口吻里听不出任何惊诧或悲伤。康代甚至觉得，难道他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形了吗？

康代告诉他自己正着手准备葬礼，并且希望他可以来上一炷香。他却在电话那头沉吟起来，“非常抱歉，我做不到。”

“为什么？你们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也交往了那么多年啊。”

“对不起，我这边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百合子的丧事，还要请您多费心。”

绵部似乎要挂电话，康代有些慌张。“请等一等。这样百合子也不能安心地离开啊。骨灰究竟该怎么处理，我也完全没有头绪。”

“至于这件事，我已经有打算。过两天我肯定会再联系您。可以告

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吗？”

“可以是可以……”

康代说出自己的号码之后，绵部只丢下一句“我一定会再联系您的”，便挂断了电话。康代只能呆呆地盯着已经被挂断的手机。

第二天，在丧葬公司最小的房间里举行了一场小小的葬礼。康代通知了 Seven 的一些熟客，虽说不是完全没有人来送葬，这仍然是一场略显孤寂的葬礼。火化后，康代将骨灰带回了家。可是骨灰也不能总放在自己家里。荻野町房子的事也必须考虑，担保人是康代，她要负责退房，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百合子的遗物必须处理，全都扔掉真的好吗……

掺杂着这些烦恼的日子仍在一天天流逝。其间康代试着给绵部打过几次电话，但都没有打通。康代开始觉得自己被他骗了。说到底他们两人也没有正式结婚。或许对方觉得摊上这样那样的琐事很麻烦，很可能再也不联系康代了。

房地产公司打来电话，希望尽快把房子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百合子的葬礼过去一周以后了。没法子了，康代下定决心，只有去收拾房间，把自己觉得不需要的东西全部扔掉，但恐怕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面临那样的判决。

然而就在康代起身打算出门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看来电显示，应该是从公用电话打来的。

“是宫本女士吧。”她接通电话后，听到了一个沉静的声音。“不好意思拖了这么久，我是绵部。”

“啊……”康代深深地舒了口气，“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联系我了呢。你的手机一直都打不通。”

绵部低声笑了笑。“那个号码已经被我注销了，因为那是专门用来

跟百合子联络的。”

“是吗？可是，即便是那样……”

“不好意思，我当时应该跟您说一声的。但是请您放心，接管百合子骨灰和遗物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啊，真的吗？是什么人？”

“是百合子唯一的儿子，人在东京。我之所以拖到现在，是因为一直在找他的地址。但是没关系，我已经查出他的所在了。我现在念一遍，能麻烦您记一下吗？”

“啊，好的。”

绵部说出的地址是杉并区荻窪，百合子的儿子似乎就住在那里的一处单身公寓。

“可惜的是没能查出他的电话，我觉得先给他写封信为好。”

“那就这样办吧。那，他儿子的姓名呢？也姓田岛吗？”

“不，田岛是百合子的娘家姓，是她离婚之后改回来的。他儿子姓加贺，加贺百万石的加贺。”

也就是女演员加贺真理子的加贺吧，康代脑子里想着那两个字。

据绵部说，他的名字叫“恭一郎”，如今任职于警视厅。

“他是警察？”

“是的。所以，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得体，但我想他一定不会无视您的联络，一定会认真地替我们处理好。”

“明白了。那，绵部先生今后有什么打算呢？趁百合子的骨灰还在我这里，能给她上炷香吗？”

听到康代的询问，绵部沉默了。

“喂？”

“不……还是算了。请把我这个人忘记吧。我想我今后也不会再联

系您了。”

“为什么……”

“那么，就拜托您了。”

“啊，稍微……”

“等一下”这几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电话就挂断了。康代注视着刚才记下来的地址。加贺恭一郎——事到如今，只能跟这个人联系了。

康代决定立刻动笔写信。左思右想之后，才写出了如下的文字。

突然给你写信，失礼之处还请包涵。我叫官本康代，在仙台经营餐饮业。这次之所以提笔给你写信，只有一个原因。关于田岛百合子女士，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通知你。

直到前不久，百合子女士一直在我经营的酒吧工作。但是几年前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前些日子于家中不幸辞世，推测死因是心力衰竭。

百合子女士没有什么亲人，我是她的雇主，又是她租住房屋的担保人，所以由我接管了她的骨灰，为她举行了葬礼。只是相关物品在我这里保管亦非长远之计，深思熟虑之下才决定给你写信。

百合子女士的骨灰以及遗物，不知可否由你代替我继续保管呢？如果你可以亲自过来，敬请提前告知，我会竭力配合你的时间。我的电话号码和住址都写在下面。

做出如此不情之请，真是万分抱歉。敬候你的回音。

接到对方的答复，是在信寄出三天后的午后。那天店里休息，康代正在家中整理账目，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号码。看着那个号码，康代心中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电话接通，一个低沉却带有磁性的声音传入康代耳中：“请问是宫本康代女士吗？”

“是的。”

几秒钟的沉默。“我是前些日子收到您的来信的加贺。”对方说道，“是田岛百合子的儿子。”

“啊……”康代不自觉地发出了安心的感叹。写信是没问题，可能否顺利寄到呢？不，地址上写的地方是否真的住着一个姓加贺的人，那个人又是否真的是田岛百合子的儿子呢？信寄出去后，康代就不时地担心。

“我母亲，”加贺说，“承蒙您关照了。非常感谢。”

康代握紧电话，摇了摇头。“不用跟我道谢，我才是一直都受百合子的照顾。这些先不提了，我在信里提及的事，你考虑过了吗？”

“是骨灰的事吗？”

“是的。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由她的孩子来接管骨灰是最好的选择。”

“您说得没错，我会担起这份责任的，接下来的事情由我来处理。给您添了很多麻烦，真是非常抱歉。”

“听到这句话我就安心了。我想百合子在那边也会高兴的。”

“希望如此。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您是开店的吧，店里哪天休息呢？”

康代回答今天就休息，加贺说那正好。“我今天也休息。那么接下来我去您那里可以吗？现在开始准备的话，我想傍晚就可以到了。”



这个提议让康代有些意外。她设想对方应该也有诸多事务要处理，实际行动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既然他能尽快接管，康代自然没有异议。

答应下来后，加贺给出了一个大致的到达时间，便挂断了电话。

康代的视线转向佛坛，那里放着百合子的骨灰和照片。照片是在Seven里照的，百合子的脸上带着难得一见的爽朗笑容。这是葬礼之前一个熟客拿来的。

康代看着照片在心里默念：这下好啦，儿子来接你喽。

大约三个小时后，加贺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仙台站。他说打车过来，康代于是描述了一下附近的标志性建筑。她烧开水，正准备泡茶时，门铃响了。

加贺体形不错，面相精悍，年龄在三十上下，棱角分明，眼神锐利。康代第一印象觉得他怎么看都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递来的名片上印着他任职的部门：警视厅搜查一科。

加贺再次向康代表达了感谢和歉意。

“别管这些事了，先去见百合子一面吧。”

听了康代的话，年轻人面色诚恳地答道：“是。”

在佛坛前上完香，双手合十拜过之后，加贺转身面向康代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您。”

“好啦。这样我肩头的重担也可以卸下了。”

“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您的店里工作的？”加贺问道。

康代掰手指算了一下。“到今年为止是十六年。来的时候刚九月。”她答道。

加贺皱起眉头想了一下，又轻轻地地点了点头。“是离开家之后不久。”